

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

翟麦玲 谢丽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屯田与营田在唐代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在经营人员、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方式、以及转化为民田等方面, 具有相似性; 而在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则是不同的。长期以来, 二者之所以常被混淆, 一方面是由于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 营田使职责也具有双面性; 另一方面, 史书记载有些地方比较模糊, 而且自宋代起人们对二者已经不甚加区分了。本文通过分析历史文献以及敦煌文书中有关屯田与营田的材料, 辨析唐代屯田与营田的异同, 对未引起研究界重视的二者区别以及容易混淆的原因, 逐一进行辨析。

【关键词】唐代; 屯田; 营田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1-0041-10

An Analysis of Tuntian and Yingtian in Tang Dynasty

ZHAI Mai-ling; XIE 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untian and Yingtian in Tang Dynasty we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ere was the connection, as well as distinction between this two concep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ies of Tuntian to Yingtian lay in the aspects of labors, objectives, locations, managing methods, and transformation to domestic lands, whereas the major distinction are the system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m. For long time this two concepts were mistook each other.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ir obscurity existed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on one hand, there were seve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some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cords depicted them unclearly, and what's more, people did not mak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inc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riminat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untian and Yingtian in Tang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materials concerning Tuntian and Yingtian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references and Dunhuang documents. This paper also discriminates the differences, which were not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ast, and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mistake.

Keywords: Tang Dynasty; Tuntian; Yingtian

屯田与营田是中国古代社会两种不同的田制。在历史上, 其产生、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屯田自汉代产生, 至明清时期依然存在, 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近解决军需; 营田主要存在于唐宋时期, 存在目的主要是为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以丰国库。二者虽都在唐代同时存在, 并且都属于国有土地系统, 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土地经营制度。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有关唐代屯田、营田的研究却视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在研究过程中不加以区分。如《辞海》、《中国科技史大辞典》等工具书的解释中, 将屯田

[收稿日期] 2007-8-25

[作者简介] 翟麦玲 (1971-), 女, 陕西大荔人, 历史学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农史研究。谢丽 (1961-), 女, 湖南湘潭人, 理学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农史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研究。

解释为营田,营田又解释为屯田。^①此外,有些学者的文章或论著在论及屯田、营田时也是将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②然也有一些研究将屯田、营田看作是两个概念,但是,就二者关系的论证却缺乏充分的证据,且没有就其区别与联系仔细辨析。^③笔者认为,作为唐代土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屯田与营田在唐史著作中本不该被忽略,但是大多数唐史著作在论述唐代土地制度时,几乎都着重论述均田制,而很少论及屯田与营田。^④这说明学界对屯田、营田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结合出土文书,辨析唐代屯田与营田的异同,并对未引起研究界重视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容易混淆的原因,进行逐一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屯田与营田相似之处

在唐代,屯田与营田是两种并存的土地经营制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于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从经营人员来讲,其经营者都是既有军士,又有百姓

唐代,屯田的经营者多为军士。如高宗显庆年间,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城,“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⑤宣宗大中年间,毕诚为河西供军安抚等使,“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⑥

唐代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如高祖时,河间元王“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⑦德宗时,也发布过百姓屯田诏令:“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官审检行情愿者,使之营田,如部署精当,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⑧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诏文中的“营田”是经营田地之意,而非指田制。

唐代,营田的经营者最初为军士。如高宗仪凤中,“(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⑨文宗太和七年四月,“以宣武军先置营田,别加田卒,至是敕罢。”^⑩这两条资料讲的都是以军士营田。

同样,唐代营田的经营者也有百姓。如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⑪可见,宪宗末年,

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科技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②黄正建:《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杂志》1985年第3期;韩国磐:《北朝隋唐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泽咸:《中国屯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郑学檬《试论隋唐的屯田与营田》虽将屯田、营田看作两个概念,但却认为唐中叶以前的营田就是屯田,营田没有专门的中央机构管理,屯田有转化为营田的现象,并且二者不分的原因是,营田本来就是屯田的另一名称,只是后来营田性质变了,而习惯叫法未变。《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乌廷玉《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问题:和郑学檬同志商榷》认为唐高宗以后营田使管理屯田事务,从此唐代的屯田也称营田,唐末营田不再是屯田了。《文史哲》1964年第2期;杨际平《唐五代屯田营田的关系辨析》也将屯田、营田看作两个概念,但却认为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土地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④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论述唐代土地制度时仅论及均田制;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也未谈及屯田与营田。

⑤《旧唐书·刘仁轨传》。

⑥《旧唐书·毕诚传》。

⑦《新唐书·宗室传》。

⑧《唐大诏令集》。

⑨《旧唐书·黑齿常之传》。

⑩《册府元龟》卷503。

⑪《新唐书》卷53。

曾一度改天下营田为百姓经营。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诏曰：“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①穆宗下诏军粮不应从百姓营田中取得，这说明元和年间依然有百姓经营营田的现象。

(二)从设置目的来看，军士屯田、营田与百姓营田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供应军需，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

军士屯田始于汉代，目的是为了解决边疆军粮的供应问题。唐代屯田也一样，军士屯田也是为了供应军需。如武德年间，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运。”^②武周时期，娄师德奉令检校丰州都督，“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让和糴之费。”^③需要指出的是，军士屯田虽以供应军需为主，但若有余粮则要上交国库。如开元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④

唐代军士营田也以供应军需为目的。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亚“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⑤贞元十年，郑滑营田使李复，“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⑥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杨元卿上言，本道“营田收廩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⑦

唐代百姓营田也以供应军需为主要目的。如文宗太和年间，义昌军节度使段侑，在其治州内，“与下共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遂为营田，丐耕牛三万，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稟度支，侑始至一岁，自以赋贍其半，二岁则周用，乃奏罢度支所赐。”^⑧

而唐代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如开元五年，营州“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廩颇实，居人渐殷。”^⑨这里，“营州仓廩”即营州官仓也。唐代宗敕令“天下郡国，散置诸屯，转漕入关，以资均济。”^⑩郡国诸屯的粮食漕运入关中，目的也是将其作为国库收入来调剂也。

(三)从设置地点来讲，屯田与营田一般都选择在边地或内地空闲之处

屯田除大部分设在边地，如前文所言及的东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内地空闲之处也有小规模屯田设置。如中宗时，王峻为桂州都督，罢桂州屯兵，“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⑪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埆，岁收十倍。”^⑫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⑬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⑭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

①《册府元龟》卷 503。

②《旧唐书·窦威传》。

③《新唐书·娄师德传》。

④《太平广记》卷 485。

⑤《旧唐书·杜亚传》。

⑥《旧唐书·李晟传附》。

⑦《册府元龟》卷 503。

⑧《新唐书·段侑传》。

⑨《旧唐书·宋庆礼传》。

⑩《唐大诏令集》卷 111。

⑪《册府元龟》卷 503。

⑫《册府元龟》卷 503。

⑬《唐大诏令集》卷 111。

⑭《通典》卷 2。

“奏立营田。”^①灵武、邠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②

(四)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廩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③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政府。^④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政府提供的耕牛耕种,政府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⑤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⑥这里,屯田百姓与政府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政府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入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⑦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⑧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⑨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政府所有,政府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⑩这是传世文献中所记政府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此外,敦煌出土的文书残卷中也有关于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的记载。如:

户骆元俊四十一 妻张卅六 计壹拾叁石 小麦肆石,青麦叁石,豆叁石,
粟壹石,禾壹石捌斗,麻子贰斗。^⑪
户石秀林卅一 妻曹卅四 弟秀玉卅一 妻曹十六
女什五年十一 女庄严九 计叁拾叁石 小麦壹拾石,青麦柒石,豆捌石,
粟式石,禾五石肆斗,麻子六斗^⑫

①《新唐书·食货志》。

②《续通典》卷5。

③《唐律疏议》卷16。

④吴大钧:《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伊州的屯田管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⑤《唐会要》卷89。

⑥《唐会要》卷89。

⑦《唐会要》卷89。

⑧胡守为:《曹魏屯田释义》,《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⑨《新唐书·食货志》。

⑩《唐会要》卷89。

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79页。

⑫《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483页。

这两组文书是“八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中的一部分，^①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政府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給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份，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②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封建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③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④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五）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

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⑤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⑥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⑦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⑧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雇佣经营下政府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政府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⑨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政府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二、屯田与营田不同之处

屯田与营田虽然在上述方面有相似之处，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不同主要是组织

① 这些文书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由五张纸粘贴而成，连贴的四条纸缝上均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各一枚，共四枚”。

② 《唐大诏令集》卷 130。

③ 《新唐书》卷 53。

④ 《资治通鉴》卷 291。

⑤ 《册府元龟》卷 673。

⑥ 《册府元龟》卷 503。

⑦ 《唐大诏令集》卷 73。

⑧ 《唐大诏令集》卷 111。

⑨ 《旧唐书·宣宗纪》。

管理系统的不同。

(一) 在中央的直属机构不同

屯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尚书省下的工部。如《新唐书》卷46《百官志》载:“(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廩纸笔墨之事。”^①可见,尚书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级官员。又《唐六典·尚书工部》也载,唐代工部之下设屯田部,屯田部设:“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②具体负责屯田之事。

然而,营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则是尚书省下的户部。这虽然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但从其它材料可以分析出:

(1) 唐代营田使职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龙初,姜师度“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③中宗景龙年间,韦湊“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④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⑤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监牧副使、兼度支银州营田使”。^⑥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财政使职名称,掌军资调度转输,是支度军粮使的简称。支度营田使即支度使与营田使合一。唐前期营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独立性较强。度支是户部下属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赋税等事宜。营田使名前冠以度支,说明这一时期营田使归户部管理。

(2) 营田地里的收获物上交度支。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元卿上言,营田收廩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⑦这也说明营田归属户部。

(3) 唐以后营田归户部掌管则有直接得材料可以说明。如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敕:“应诸处户部营田,人户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贍军国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祇管户部营田旧征课额。其户部营田职员一切停废”。^⑧广顺三年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⑨结合此处(1)(2)(3)条分析,唐以后营田归户部管理应是对唐制的继承。

(二) 地方级管理机构不同

屯田在中央隶属工部,但工部只是总领机构;屯田在地方上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⑩这条资料即可说明,尚书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下的机构分别有司农寺、州、镇、诸军等。司农寺一般管理畿内屯田;州镇诸军管理的是边地屯田。

营田的地方级管理机构也因营田设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设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农少卿主管。如高宗时,韦弘机“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⑪设在州、军、道的营田,则多由州、军、道长官兼管,兼职名见于记载的有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营田判官、田曹参军事等,如:

①《新唐书·百官志》。

②《大唐六典》卷7。

③《旧唐书·姜师度传》。

④《旧唐书·韦湊传》。

⑤《册府元龟》卷511。

⑥《樊川文集》卷15。

⑦《册府元龟》卷503。

⑧《续通典》卷1。

⑨《资治通鉴》卷291。

⑩《通典》卷2。

⑪《玉海》卷177,光绪九年浙江书局重录本。

[韦湊]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①

玄宗时,[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②

玄宗立,擢[崔隐甫]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③

大历初,[张延赏]除河南尹、诸道营田副使。^④

[大历初,张镒]奏皋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⑤

[开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一员,阶品俸料一事已上,同军家判司,专知营田。^⑥

以上官职名中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的权利要稍大些。营田判官是营田使的下属官员,不仅判案,还要出使综理营田事务,是控制诸道营田、保证营田收入供应京师的主要官吏。^⑦田曹参军事品级同营田判官,专门执掌营田事务。营田官员的设置,有的以一州、一道为单位设置,有的是数州、数道合置;至于军中,则是根据军中人数而定。即“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⑧

(三) 基层管理组织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层单位为屯,每屯的屯田面积大小不等,隶司农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顷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每屯都设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则署监及丞以统之”。^⑨屯主、屯副,屯监、屯丞即为屯田最基层的管理官。这些屯官多由品官担任,一般“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⑩

营田的基层管理组织在传世文献中很难看到,有幸的是敦煌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如大谷 2836 号《长安三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

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紫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⑪

这是一则请检校营田官与县官一起劝课营田百姓的文牒。又大谷 2834 号《圣历二年三月二十日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

1 平康乡。

2 司马地一段十四亩城北三里宋渠 东渠 西渠 南渠 北张往

3 右件地平康乡人宋怀道种麦。

4 主薄地一段十亩 城北五里西支渠 东道 西渠 南张立 北张怀操

5 右件地神沙乡人索怀亮种麦。

6 牒件通乡阙职官人地,见种麦,具状如前,自

①《新唐书·韦湊传》。

②《新唐书·哥舒翰传》。

③《唐书·崔隐甫传》。

④《唐书·张延赏传》。

⑤《新唐书·韦湊传》。

⑥《唐会要》卷 69。

⑦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35 页。

⑧《旧唐书·职官志二》。

⑨《玉海》卷 124。

⑩《通典》卷 2。

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 7 余者,并总见空,无人佃种,今依状上,谨牒。
8 圣历二年三月廿日里正汜素牒。
9 检校营田人汜孝才。
10 检校营田人张慈员。
11 检校营田人左 彻。
12 检校营田人雷善仁。
13 检校营田人索复
14 都检校前旅帅索 爽。
15 连 白 日(后缺)^①

这是一则有关武则天时乡里正与检校营田人上报的平康乡原有荒田的现种情况,及现有荒田情况的文牒。从这两则文书可以知道,营田的基层管理者在县级有检校营田官,在县之下的乡级有检校营田人若干。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检校核实该乡的逃户田地及闾职官人地,以劝人营种,劝种者纳课等。

(四) 督察巡视的职官不同

屯田、营田在解决军粮及增加国用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政府对之很重视,除设置层层机构进行日常组织管理外,还会派中央级的官员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视监督。

由于畿内屯田直属司农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农卿和司农少卿担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②而州、镇、诸军的屯田,则一般由监察御史分掌,“若诸道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说的即是这种情况。^③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职督察的情况,如开元二十九年,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④此外,在基层还设立过都巡仓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视屯田的官职。^⑤

对于营田事务,则没有常设的巡视官员,只是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政府会临时派专人巡查。如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为图功效,虚报营田数,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简覆验,志不胜其惧,遂欲自裁。”^⑥这里主客郎中白行简查验贺拔志营田一事,即属临时指派。

三、屯田与营田容易混淆的原因

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分析二者容易被混淆的原因,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 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⑦《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⑧《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⑨此外,在记述屯

①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1990年。

② 《新唐书·食货志》。

③ 《大唐六典》卷13。

④ 《唐会要》卷59。

⑤ 冯金忠:《试论唐代河北屯田》,《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

⑥ 《册府元龟》卷511。

⑦ 《北史·李贤传》。

⑧ 《隋书·食货志》。

⑨ 《新唐书·刘仁轨传》。

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①《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②“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③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④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⑤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 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

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⑥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置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⑦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⑧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⑨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三) 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

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⑩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⑪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⑫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⑬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①《唐律疏议》卷5。

②《宋史·河渠志》。

③《玉海》卷19。

④《新唐书·杜佑传》。

⑤《玉海》卷177。

⑥《新唐书·百官志》。

⑦《旧唐书·于頔传》。

⑧《册府元龟》卷503。

⑨《宋史·陈规传》。

⑩《续通典》卷5。

⑪《玉海》卷177。

⑫《宋史·食货上四》。

⑬《玉海》卷177。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①《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②《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③《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④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以致在研究著述中出现概念混用现象。理清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容易混淆的原因,还原唐史料中二者的原有涵义,对于进一步研究屯田、营田,乃至唐代的土地制度和当时的农业经营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参 考 文 献]

- [1] 郑学檬. 试论隋唐的屯田与营田[J]. 厦门大学学报, 1962(3).
[2] 吴大旬.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伊州的屯田管理[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5(4).
[3] 胡守为. 曹魏屯田议[J]. 学术研究, 1944(4).
[4] 李锦绣. 唐代财政史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 冯金忠. 试论唐代河北屯田[J]. 中国农史, 2001(2).

* 书 讯 *

《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出版

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佩国先生撰著的《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一书,已于2007年7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丛书之一。该书以田野调查和区域社会研究为基本视角,试图解释20世纪中国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历史变迁的实践逻辑。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内容包括: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私产的发育和共有的习惯,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相关研究评述,乡村法秩序的再生产——山东郯县的房产和宅基地纠纷,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乡村房产纠纷中的成员权及其实践逻辑。

本书适合于社会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本书的出版,一定能给人们有益的启迪,对学术界有所助益。

①《旧唐书·封常清传》。

②《宋史·仁宗本纪》。

③《高峰文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玉海》卷202。